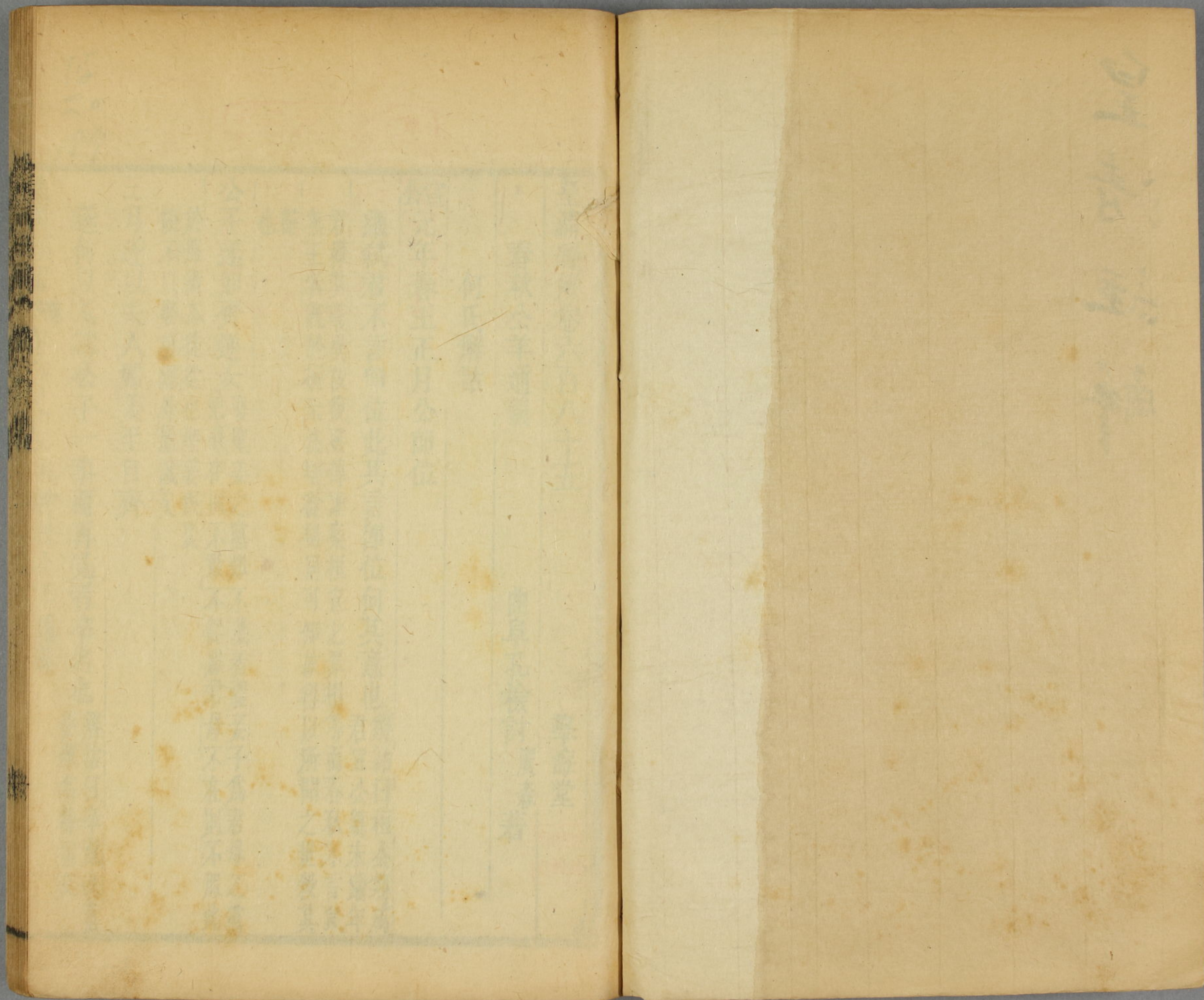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五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解詁曰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

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謹案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也辭

公子遂如齊逆女

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為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

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解詁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五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75
20
189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夫人氏欲使去姜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

無貶于公之道也解詁曰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

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解詁曰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

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其稱婦何解

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其稱婦何解

日掘桓公夫有姑之辭也解詁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

人至不稱婦見行遂意也見繫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解詁曰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比

專殺猶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詁曰

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天則麒麟

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

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

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

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謹案臣所以待放者有罪不敢逃其

死無罪冀君覺悟猶當用之至於三年君意已審故賜之環

則還賜之君放之非也解詁曰日無大夫待放正也解詁曰

去衛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解詁曰重奪孝子

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

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

事君子不奪人之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此權時之宜

親亦不可奪親也既葬王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禮宜然然解詁曰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

同故引同閔子解詁曰閔子要經而服事解詁曰禮已練男

類相發明要經而服事子除乎首婦人除

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解詁曰既事

畢即近也退

退身也致事還祿位于君謹 孔子蓋善之也 解詁曰善其服案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

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公會齊侯于平州 不致者與惡桓同意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一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所以賂齊也非以師徒取故不從

彼例直言取也 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解詁曰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率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 據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不會大夫之辭也 解詁曰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謹案新城之盟趙盾

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前敵四國之君故不

可也

冬晉趙穿率師侵桡

桡者何天子之邑也 解詁曰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曷為不繫

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解詁曰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

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獐

義在六年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解詁曰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

解詁曰據食角不言之

緩也

解詁曰辭閒容之故為緩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

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恆風時則有牛禍

曷為不復卜

解詁曰據定十

五年牛死

養牲養二卜

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卜得吉而後養之

帝牲不吉則板

稷牲而卜之

解詁曰不吉者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

帝牲在于滌三月

解詁曰滌

官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

清三牢者各主一口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於稷者唯

具是視

解詁曰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謹案此謂既板稷牲為帝牲用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

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

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

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郊特牲曰帝牛必

祭稷

解詁曰據郊者主為祭天

王者必以其祖配

解詁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

生配配食也

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解詁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

之謹案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禘祭新鬼必以昭穆之

類是也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為議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

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

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節而行

葬匡王

楚子伐賁渾戎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七上孔檢討公羊通義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繆公

徐彥曰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解詁曰公為取向作辭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

其平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鄭靈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月者為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

解詁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

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

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憮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

解詁曰据當舉叔姬為重大夫私事不當書

言叔姬之來而不

經解

卷之五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言高固之來則不可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爾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寧失禮合議故並書見之又足以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遽歸故不可也解詁曰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徐彥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解詁曰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變書是也翬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親弑君者趙穿也解詁曰事復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親弑君者趙穿也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者趙穿非盾

董仲舒曰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則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耳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干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此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道乃至此乎此所由森謂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檢爾盾以文誅穿以誅何以謂之不討賊解詁曰據皆去葬不加弑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

君夷猗

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趙盾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為春秋新意也

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

解詁曰辜罪也呼天告冤史曰

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

為仁

仁也為義外為義也解詁曰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音義如北監本作而古而如字通左傳見仲

而何其義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九

內朝不於法朝之處也解詁曰已已

諸大是樂而已矣

解詁曰以是為笑樂謹案左傳戰于令狐之歲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

其所為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于殺人以為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蒞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繼綽之主前後左右不愼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避禍而委君于死誰執其咎矣

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

解詁曰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官

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趙盾曰彼

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

解詁曰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為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

乃出尊者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

解詁曰顧

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為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

解詁曰赫然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

解詁曰主宰割殺膳宰者熊蹯不

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

解詁曰蹯掌也摯猶擊也擊謂旁擊

音義摯音放摯音竅字或作擻莊子云擻以馬捶趙盾曰

曰嘻趨而人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

解詁曰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

公先拜者畚出盾人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

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音義愬讀如愬

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

出解詁曰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本靈公心作焉欲

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

解詁曰作慙貌慙盾知已過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

謹案左傳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

焉者

解詁曰焉者於是也無人於閭門守視者也謹案守門日門守閭日閭猶漢書云詭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

日戶

上其堂則無人焉

解詁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

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

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

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

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解詁曰俯俛頭

戶室戶易猶省也傳極道此者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

日滋猶

益也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

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

音義祁上支反

仇然後平趙盾而

入放乎堂下而立

解詁曰仇然壯勇貌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為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

子以示我吾將觀焉

解詁曰授君劔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

趙盾起將進

劔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于君所

斥呼盾者

君前趙盾知之

解詁曰由人日知踏階而走

解詁曰踏猶趨

臣名趙盾知之解詁曰由人日知踏階而走解詁曰踏猶趨

案升降階之法涉級聚足者正也施于所尊以疾為敬則有

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

急遽始終散等升則日歷階降則日踏階靈公有周狗謂之

葵解詁曰周狗可以此傳為足階靈公有周狗謂之

逆解詁曰以足

之葵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領

逆解詁曰以足逆逆解詁曰以足

義跋音存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

解詁曰甲即上所道伏甲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

抱

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使

是書經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八

車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

下者也

解詁曰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

趙盾日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

介

解詁曰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為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乎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

解詁曰之乘即

上車也猶日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趙盾驅而

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謹案左傳是靈輒也

解詁曰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眾不悅以致見殺

趙穿緣民眾

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

解詁曰復大夫位也即所

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謹案晉侵天子之邑而穿為之主將是其

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為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

大夫可以犯諸侯會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于

手刃其君噫上之所而立成公黑臀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

以率下者可不慎與而君弑自必立嗣晉託始見法何氏云

秋八月蠓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其言至黃乃復何

解詁曰據公孫敖不言乃

有疾也

解詁曰乃難辭也上言乃

復下有卒知以疾為難

何言乎有疾乃復

解詁曰據公如晉以有疾譏乃復殺恥以為有疾無惡

皇清經解

卷之五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解詁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况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故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為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解詁曰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解詁曰

季友卒雖加字解詁曰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解詁曰季友同故亦得稱字

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解詁曰

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解詁曰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解詁曰

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解詁曰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

退書日下主議
猶釋之意乃顯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解詁曰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寘

尸去事之殺也必釋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彤周曰釋釋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萬者何干舞也解詁曰

不干謂楮也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似

文舞通得名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為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解詁曰籥者何籥舞也解詁曰吹籥而舞如虎此亦萬為武舞之證

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埋不能去其言萬人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解詁曰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也解詁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謹案左傳廢六

闕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為置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

可而為之也知不可祭而猶祭但屏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檀

日卿卒不釋解詁曰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

戊子夫人熊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師說以為荆林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解詁曰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謹案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

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為氏半為姓或其公而者何難也言越

族屈氏闕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為姓耳遲至日中乃者何難也解詁曰謂問定公而後得葬曷為或言而或言

乃乃難乎而也解詁曰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是日昧久故言乃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

克葬者為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謹

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

為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地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極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

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却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明士以上皆為雨止也昔

魏葬惠王雪及牛日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為灤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

之垂訓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正月也

公至自齊

孔檢討公羊通義

士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屢也魯邾於邾婁

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

八月滕子卒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為特褒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率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杜預以為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諸侯卒

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據陳侯鮑卒不地則不地則

而反卒于國內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境外之辭解詁曰不書葬者故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人伐鄭

晉卻缺率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音義泄開成石經作洩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解詁曰據歸謹及僂齊已取不言我言我者未絕于我

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解詁曰齊已言語許

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凡歸邑物例皆時謹案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為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崔其稱崔氏何解詁曰據齊高貶曷為

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

因齊大國禍著故就以為法戒明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強莫大于齊國世卿猶能危之謹案穀梁傳云氏者舉族而出

尹氏卒卒可復以為舉族死乎

公如齊解詁曰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解詁曰據叔服不繫王不稱子

王札子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不稱季

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于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

公孫歸父率師伐邾婁取賴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胸日者異于公取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即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何以書以重書也解詁曰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與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廩贍振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解詁曰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故

為信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傳義見成十五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下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

日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謹案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此不為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
諸專殺大曷為不與實與
故異于而文不與人
故稱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故陳恆弑其君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是也

丁亥楚子入陳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曰以入善義兵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據糾及接蓄蒯瞶之等皆納使為君納公黨與也解詰舒弒君當儀行父如楚訴徵舒楚為討徵舒而納之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據葬生者之事君子辭也楚已討之

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楚而討之也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劉微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

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弒賊不討不敢葬父弒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

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率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解詰曰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既也

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言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為有也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

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

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

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

著之今君臣常辭賊濮伯言已明故於此得變文曷為不與

以託別義音義不與至禮也舊作一句連讀者非

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乎路衢解詰曰

郭門路衢郭內衢道也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解詰曰

達謂之備謹案放至也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解詰曰

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

取其心理順一自不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

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

垂之臣以干天禍解詰曰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過是

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解詰曰沛焉者怒有餘之君如矜

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

命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耄老謂其卿大夫解詁
日堯堯不生五穀日不毛謙不敢求肥饒六十稱耄七十
稱老緩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解詁日是亦莊王謙

也安也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
不善臣屢往來為惡言

至乎此微畧也深入國邑而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

七里手旌手持師節也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

千里周禮曰析羽為旌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解詁曰南郢楚都不諸大

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解詁曰艾草為防者曰

者日扈炊烹者日養謹案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廝

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

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斯通詩云斧以斯之蓋所由

取名也扈圍也傳言鄧扈樂是也漢兒寬為弟子都養而鄭

君讀易兌為養以為無家女行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

貨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

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村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村孟

也皮

所以為幣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

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

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

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解詁曰篤厚也本所以伐鄭者欲

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解詁曰

善用心日詳何日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本楚伐鄭而晉救

之有猶無有日

晉為主也救鄭不書者

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

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淹詁曰莊王曰弱者吾威

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言避晉將為令

之還師而逆晉冠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

不相好百姓何罪

解詁曰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

令之還師而佚晉

冠

緩晉師令得逸去也已上並申明與楚子為禮之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解詁曰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謹案莊王行進於中

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

是始故壹貶稱人疾之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夏楚子伐宋

秋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解詁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

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圍例不月九月為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是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是書經解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解詰曰據上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已也解詰曰已

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

而出見之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也解詰曰堙距堙上城具謹案距堙築土為山以闚望者也左傳曰堙之環

城傳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解詰曰析破骸人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

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解詰曰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

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解詰曰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解詰曰猶曰何

太露音義柑音籍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

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解詰曰矜司馬

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

歸爾解詰曰諾者受語辭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拊而去之反于莊王解詰曰反報于莊王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

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

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先勉受子

反詰言將舍宋止而弗攻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勉其憊甚七

日不解必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

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解詰曰大其有仁恩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解詰曰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解詰曰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

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謹案平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醇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與盟同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據赤狄君未嘗見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足以亡其躬

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解詁曰疾夷狄

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未能與中國解詁曰疾夷狄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

人不有是以亡也解詁曰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

亦以行進錄之也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曰惡其虐之甚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名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解詁曰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

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為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在以權至令殺尊卿二大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紘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謹案春秋文不空設皆為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

秋蠲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入

家同井中為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為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

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

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

之質故取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法其善者

什一大桀小桀解詰曰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解詰曰蠻

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

矣解詰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

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疆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

田之法而日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

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

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

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

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

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饒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

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仇健者為里止皆受

信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

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人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

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

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闔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

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

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魯之士以才能進取

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

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冬 蠅生

未有言蠅生者此其言蠅生何解詰曰蠅即蠛也蠅生不書

釋所以未有此何以書幸之也釋此言蠅生之意幸之者何猶曰受

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
宜於此焉變矣上上文也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螽應變而
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大改過則必有金滕
反風之應宜公不能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
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董仲舒曰災異以見
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
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于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
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
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莊王天不
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曰天其將亡子耶不說吾過
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夫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
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
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

音義謝北
監本作謝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

解詁曰宣宮周宣
王之廟也至此不

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
室曰謝謹案成周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周漢地理志曰河
南故邾鄆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書所謂
又卜瀍水東者是也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者凡邑有宗
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
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謝讀如
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何言乎成周宣謝災解詁
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
宋災不樂器藏焉爾與所作樂器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
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

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
絳鄭居郭鄆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
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
新邑于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
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譴異修政更始與宣王之禮樂則子
朝之亂必不作必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
本天意稱言約而取義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
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

皇清經解

卷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核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者也

秋郊伯姬來歸

來歸者出也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始嫁不書者容郊子為世子時歸之

冬大有年

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為與賢比胙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顏氏師以為是十四日食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

可理度意測者但此傳無明文未知其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有

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解詁曰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

賤於貧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入戕鄆子于鄆

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解詁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

也言于鄆者刺鄆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甲戌楚子旅卒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解詁曰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五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櫟遂奔楚

還者何善辭也善曰還不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櫟

聞君薨家遣其事成十五殯帷哭君成踊解詁曰埽地曰殯將祖踊故設帷重

形也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

哭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

日朝哭踊莫不復反命乎介解詁曰因介反命禮卿出聘自

哭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以大夫為上介以上為眾介自

是走之齊解詁曰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

謹案櫟宋地故不言出遂在外也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

子整與敖紇僑如較之可決內大夫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五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五 孔檢討公羊通義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六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 廣森 著

何氏解詁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解詁曰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

之所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始邱使者言始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

為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邱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左傳曰為齊難故作邱甲正義曰此備齊難暫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也解詁日月者重錄之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解詰日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後為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聘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

秋王師敗績于賈戎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賈戎敗之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狄同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親親之義也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率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率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

解詰曰據

憂內也

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

善而錄之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為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畧外之義也解詰曰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謹案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鞏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

解詰曰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

佚獲

也解詰曰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

解詰曰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

日還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

人君故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

左傳曰侯夏御齊

面目與

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

軍中上下同服所謂均服

代頃公當左

解詰曰升

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解詰曰不

人君居左臣居右欲堅敵意邪曰革取清者解詰曰革更也軍中人多水頃公

勢未得去邪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

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解詰曰顧曰法斷義斷在略反

於是斯逢丑父董仲舒曰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

而丑父猶見非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

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

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賢

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

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

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

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

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

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止於天之為

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

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為

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

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

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

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

為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于春正之閒非曰上

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

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

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

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也會子曰辱若

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此

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事在宣十七年不書

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為卿也凡內大夫行非卿例不書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

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

同叔踊于楮而闕客解詁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

也晏子春秋曰景公為路寢之則客或跛或眇左傳曰郤子

房然則郤克跛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賓者也

聘禮記曰卿大夫迓二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解詁曰踦當

大夫士迓士皆有迓問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間將別根為齊所侮移日

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謹案問穀梁以為胥間也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

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

獻解詁曰齊襄公滅紀所得獻邑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

畝杜元凱曰使壟畝東西行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

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

是則土齊也解詁曰賜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惠

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

之路乃古杜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

此注云以齊為土地失之音義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

日不可也者今推此注有是不可行之語而下不可注唯云

言至尊不可為質則似士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

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解詁曰如欲使耕者東西壹戰

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

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朕魯衛之使使以其辭

而為之請解詁曰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然後許

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解詁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

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穀

梁傳曰鞏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

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遫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葦之賂也

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

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

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

得一貶焉爾

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閔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鄆微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鄆君戕于邾婁未二年而二國之大夫同盟忘讐蔑

君莫此為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並在譏限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時諸侯次于伯牛遣師東侵鄭敗于邱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始

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解詁曰善得禮

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謹案穀梁傳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

為無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謹案桓宣皆篡立

者而二公之宮並以災書于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其言圍之何不

聽也

解詁曰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得日取不得日圍

大雩

晉祁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

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

解詁曰据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

盟也

解詁曰尋猶尋繹也以前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

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

鄭伐許

解詁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

狄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王申鄭伯堅卒

音義堅釋文作取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是書經解

卷之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冬城運

鄭伯伐許

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涸

解詁曰故

不日以起之章義亦古流字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山者高

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徧于天下

秋大水

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解詁曰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

胡康侯曰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

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

武公名敖煬公之曾孫隱公之曾祖

立者何立者不宜

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解詁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

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

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于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謹案

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武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

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

取鄭

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

左氏經曰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解詁曰鼯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鄭

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

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

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闕有異事猶文無所承故復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

辰同盟于馬陵

不重言諸侯者閑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

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四鄆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晉我使我歸之也

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

地而言歸之于者

順韓穿來言辭曷為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

弔死視疾

勸死士也

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志復讐也

晉侯聞之曰嘻奈

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解詁曰晉

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鞏之所喪邑董仲舒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

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

與會同之事大國

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

深本頃公之所以

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斷逢丑父

勝衛起伐魯魯不

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懼也勝衛起伐魯魯不

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與患也故曰得志有

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

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憂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

晉欒書率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紀履綸

錄伯姬也

解詁曰伯

禮而死賢故詳錄其

來逆女不書納幣

姬守節逮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

解詁曰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

元年春王正月正也

解詁

日正者文

其餘皆通矣

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

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解詁曰棄而日卒者為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邾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媵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

錄伯姬

也

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近于致女事事詳錄之解詁曰媵例時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解詁曰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

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下旋執鄭

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肯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為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解詁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

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

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為父母安樂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率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

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

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內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

解詁曰據僖公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不免牲失

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潰過此何言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不致者此所會實晉世子也時晉侯有疾

使太子以君禮會諸侯經就書其爵譏代父位而用公會大夫不致例以起之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

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

解詁曰侈大也朝廷傷于妒上婦人侈于妒下

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

丙午晉侯獮卒

秋七月公如晉

月者時晉人止公危錄之也左傳曰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

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是年無冬者本當繫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緣諱不書其事令如常例書首時嫌若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月者為下盟出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

而出也

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為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

不致之義未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趙訪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

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何

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

解詁曰以起公鑿行也鑿

猶更造之意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解詁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

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邱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

又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

雖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卒名及稱婦例並見宣元年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解詁曰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顧炎

武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則子叔聲伯也此言仲嬰齊亦是

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鞏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

矣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

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

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禮大夫

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

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

王父字為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為人後者為之子謂事其廟

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

他人父也何氏乃訾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薦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歸父使于晉而弟吳回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從由來舊矣

未反何以後之

解詁曰據已絕也

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

解詁曰叔仲者叔彭

生氏也

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

大禮

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碚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老夫者蓋藐慢遂之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

公

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

宣公

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

解詁曰臧孫許宣諡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

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

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

解詁曰時見君幼歸欲以防示諸大夫

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殯帷哭君成踊反命于

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

也

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遂絕不廢臣禮故為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戌齊國佐邾婁人同盟

于郕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為伯討也晉義僖二十八

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特為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甚誤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為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皇清經解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

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繫辭大之也

宋殺其大夫山

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

宋魚石出奔楚

解詁曰與山有親恐見及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鮪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

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

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

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

諸夏而外夷狄

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

悉在內外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

解詁曰

統

言自近者始也

解詁曰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謹案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

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

羈縻弗絕而已故所問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

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晉義始

一本

作難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

朱文公曰上溫故雨而何以書記

異也

解詁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謹案五行志曰今之長

老名木冰爲木介

介者甲甲兵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也

鄭公子喜率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

據鄭上稱伯下稱師

王夷也王夷者何傷乎

矢也

夷傷也晉呂錡射楚子中其目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解詁曰未無也

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為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口也謹案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為主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為主與獻同義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

不得為晉侯所見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

致會

解詁曰據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謹案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

會也何氏因誤以為行交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

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

淫通繆姜而謂公于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

王之上大夫稱子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

解詁曰據曹伯襄復

歸于

易也

解詁曰易故末言曹之不復舉國名

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

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

之解詰曰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謹案此釋不名之意
諸侯失地則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
同故不名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解詰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
以起之
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
之心而為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其
言自京師何解詰曰據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後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
甚易也舍是無難矣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
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倒歸文在上者
若言自京師歸于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
錯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憐矣解詰曰
日憐悲也仁之者若曰在
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
代公執也善其能以身衛
君故仁錄之
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

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

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音義板本云將會厲公從開

亦有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

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徐彥曰言聽獄今此臣之罪也舍

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

行父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

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

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惠公而以會不當期為罪名耳傳本

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郤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

內大夫無罪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日者
有罪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解詰曰行父執釋
不致者舉公至為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日者有罪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二家經曰北宮括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

乙酉同盟于柯陵不復言諸侯者尹單與盟與葵邱異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月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

正月上辛解詁曰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

之意日者明用辛或曰用然後郊或意未明舊說以為用事于類官然後郊要本非傳

所取闕疑殆焉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解詁曰方正下王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解詁曰据下丁巳待君命朔知壬申在十月

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

解詁曰不書者以為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上年行

公請除出奔之罪也晉憾未平故今因其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解詁

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日十月壬申解詁曰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無君命不敢卒大夫

日狸軫魯地解詁曰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之起其事所以
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婁子貜且卒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
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鄆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實樂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
去日者舉眾弑辭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解詁曰不書叛者楚為
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

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也楚已封魚
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圃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圃矣又為也解詁曰刺奢泰妨民天子
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

里子男五里
皆取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丁未葬我君成公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六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七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公^案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

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

人是爲罪也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楚已取

之矣曷爲繫之宋解詁曰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不與諸侯

專封也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魚石不得專受封于楚
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

夏晉韓屈率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秋楚公子壬夫率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不及時書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將與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徐彥

曰左氏以爲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

解詁曰以其言城之何城邑不書取

之也

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

春秋經解

卷一百八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

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晉伯自文公以後唯

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為晉諱者鄭背中國甘心于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

意深責之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左傳曰言中國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

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率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解詁曰盟地者不於都也

公至自晉解詁曰以晉致者上盟不於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

未同盟于雞澤日在下者齊侯始使世子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為殊及陳袁僑據非貴非外為其與袁僑盟也杜元凱曰殊袁僑者明諸侯大

夫所以盟盟袁僑也廣森謂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間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邱平邱是也大夫盟間有事乃再地于宋

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間無事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率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

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平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

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
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
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
人之姓者忌諱繁多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解詁曰襄公者成公之妾子謹案弋氏左氏經為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

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鄆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鄆何事是鄆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鄆為姒姓襄公之母其曾女與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解詁曰以不殊鄆世

子俱言

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

定弋鄆女蓋即世子巫之

姊妹故巫於襄公為舅襄公於巫為姊姊故

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

平晉也

解詁曰殆疑疑讎于晉齊人語謹案殆危也告危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

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鄆夫人

者蓋欲立其出也

解詁曰時莒女嫁為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

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謹案主書者罪鄆子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不殊孫林父者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

孔

卷一百八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四

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鄧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解詁曰据上善吳鄧人云則不辭不得先言鄧人而後殊會

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鄧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祖仍殊之自明矣鄧叙于

會者刺晉將平莒鄧之難卒弗能正也

公至自會

冬戊陳

孰戌之諸侯戌之曷為不言諸侯戌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

言我也解詁曰離至離別前後至也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邱辟魯獨戌之

戌例時

楚公子貞率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所聞世再見漸進故日且名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解詁曰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謹案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脅鄆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鄆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鄆也已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後乎莒以之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曷為不言萊君出奔

據譚弦溫之等

國滅君死之正也

諸言奔者皆責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七年春剡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蠋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率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音義頑疏云一本作原字非

鄭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據不隱之也何隱爾弑也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地不隱之地則不地為變外諸侯卒常不

地則錄地為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左傳曰子駟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

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鄒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

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

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解詁曰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鄭伯髡頑

何以名解詁曰據陳侯如會不名傷而反未至于舍而卒也穀梁傳曰禮

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

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未見

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既緩即不得預名也諸侯其言如會何解詁曰鄭伯欲與

是見諸侯文致其意也解詁曰鄭伯欲與

弑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

陳侯逃歸范武子曰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正月也上鄭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解詁曰深順上事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

子故不足也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貶

鄭伯貶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駟未討而書葬

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

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

量物之輕重而為之衡者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侵也其言獲何解詁曰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侵而言獲者適得

之也解詁曰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關當坐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率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大小者分別延燒甚不甚也解詁曰

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大

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

甚痛內有

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

盟日者著鄭叛盟也解詁曰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晉悼公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錄日責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率師伐宋

晉師伐秦

是書經解

卷六頁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八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斐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弑僖公本以不從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亦與聞平弑者也前弑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

成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解詁曰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楚公子貞率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

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

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為軍于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合之率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音義疏云左氏經作亳城北服

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是書經年卷六十八孔檢討公羊通義

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解詁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為重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解詁曰為楚救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

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凡以兵取而邑者悉諱言圍也月者為下入例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季孫宿率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莒已取台救之無報之穀梁傳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運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解詁曰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為君謹案吳終春秋未嘗曰卒惡而畧之尤外于楚

冬楚公子貞率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囂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

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囂曹人

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衎見逐于

孫寯各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但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寯之罪者後弑君入戚已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率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囂莒人邾婁人

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外逆女不

書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此何以書過我

也解詁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謹案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遇何解詰曰據季孫宿不敢進也著畏齊之甚

季孫宿叔孫豹率師城成郛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

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曰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瑁為贅瑁矣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編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晉義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解詰曰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前為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矚卒

宣公也音義二月開成石經作三月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率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齊高厚率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

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率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下有執不日者

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解詁曰據諸侯圍許致圍未圍齊也致伐起未

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曷為抑

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此二者皆齊罪蓋兼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

取邾婁田自瀋水

其言自瀋水何據取瀋東田以瀋為竟也何言乎以瀋為竟

瀋移也解詁曰魯本與邾婁以瀋為竟瀋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

坐取邑故云爾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葬者篡明

夏衛孫林父率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句率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

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據公孫敖言不至復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

也解詁曰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

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句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

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後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

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冬葬齊靈公

解詁曰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

城西郭

解詁曰言西郭者据都城錄道東西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邾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邾率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之弟懼及故出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解詁曰爲二慶所譖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自漢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月者正月也

邾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

据盟會恒言邾

婁人重地也

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日月同行而有掩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麻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躔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

庚子孔子生

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

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為所見之世故也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翔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謹案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麻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麻序以為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麻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棗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原殊元

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婁鼻我來奔

是書經解

卷之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地非以邾婁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以近書也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見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解詁曰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據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

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率師救晉次于雍湫

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解詁曰據次于曩北救邢先通君命也救晉者君命也次者

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敘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

己卯仲孫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晉人殺欒盈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

大夫之秩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解詁曰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

齊侯襲莒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率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

六君弑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

齊崔杼率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咸宜咎出奔楚

音義釋文云咸本又作鍼按開成石經是鍼字

叔孫豹如京

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率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率師入陳

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

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

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入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

同例据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晉侯許之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遂亂受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為內諱而存中國也重邱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日言之於此諱之所謂遠世近世異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本邢邑衛滅邢而有其地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

弑也行在陳儀蒯瞶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為難者蓋以行與蒯瞶若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以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即不與使有衛之辭也若行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為諼于逐我者之子

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朔矣

楚屈建率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嚙率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

之門而卒也巢楚邑名時巢人以吳子勇而輕死吳子謁何

以名傷而反未至平舍而卒也與鄭伯髡頑同義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解詁曰衛盜國林父未君事衛言叛者林父本逐衛衛入故叛衛得誅之故正

之云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解詁曰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

無惡惡剽也解詁曰主惡剽衛侯易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

有說也解詁曰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于是位尤

戒然則易為不言剽之立据晉繼弑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解詁曰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

明矣謹案春秋之於弑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

正甯喜之弑而弑之失德見曰衛侯弑復歸于衛又正孫林

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

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醇乎惡弑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為

臣者微明於惡弑之說則為君者懼范武子曰弑實與弑故

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弑者言辛

卯弑君甲午便歸是待弑而入故得速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

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

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解詁曰据甯喜弑君不以其罪

執之也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

氏而為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

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

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

死女能固納公乎解詁曰固猶必也喜者殖子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

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

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

子鱣約之解詁曰喜素信鱣以爲鱣能保獻公獻公謂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

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子固爲我

與之約矣公子鱣辭曰夫負羈縶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解詁曰繫馬絆也僕從者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謹案此言是鱣時從獻

公在外而何氏責其移心事剽背爲姦約抑又過矣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

所敢與也解詁曰鱣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

凡在爾解詁曰欲以此語追從令必約之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左氏述其約言

日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

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

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日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解詁曰

日攜猶提也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日視彼割雉負此盟

則如彼矣謹案穀梁傳云鱣之去合乎春秋癘疾日甯喜本

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音義釋文云味舊音勿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爲再言豹解詁曰始盟于豹首戴不再出公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

惡在是也日惡人之徒在是矣解詁曰殆危也謹案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

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為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解詁曰豹羯為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解詁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解詁曰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解詁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謹案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于前月故不更繫

月與于申同例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平公在楚解詁曰據成十一年正月以存君也解詁曰

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癸未吳子餘祭

闕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闕刑人非其人也

解詁曰以刑人為闕非其人故變盜言闕謹案祭統曰闕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司農以為夏殷時也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污情變黠偽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

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不稱其君閭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御敵不遇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解詁曰貶杞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宗廟社稷當坐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解詁曰据向賢季子也之會稱國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解詁曰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

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解詁曰迨起倉卒意迭猶更也音義進

也音義進子各反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解詁曰祝

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曰天苟有吳國解詁曰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尚

速有悔于子身尚庶幾也解詁曰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

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曰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

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

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

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

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然則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

氏者公羊此直見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

願早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矣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

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闔

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然故得難

之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不在曰亡卽之卽位

也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

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

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

是使專諸刺僚解詰曰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晉義焉開成石經作惡

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

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郭

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

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去之延陵解詰曰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

越終身不入吳國解詰曰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

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

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解詰曰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札者何吳季

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解詰曰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

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

大夫今為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

故仍未許醇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讓國事在昭公時

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

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為

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邇頤來聘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

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凌轢諸夏之甚故為諸夏危錄之

是書經年

卷一百一十二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為父之道報于

宮中以公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焉太史公曰為人君父而

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為鑒也

五月申午宋災伯姬卒

解詁曰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

天王殺其弟年夫

解詁曰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夫有罪

也不為諱者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

稱諡何

解詁曰據葬紀伯姬不言諡

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

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

不下堂

解詁曰禮后夫人必有傳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謹案傳傳母也母保母也

傳至矣母

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宋伯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諡也共姬之諡從其公者也

善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

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弊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于上澤陂月出風于下浸淫百

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

亡詩亡于陳靈者春秋之所為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

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鄧季姬

之淫泆則數年之間而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

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為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

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閑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

之駿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為勸漢廣行露之意也

左氏願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末世流俗

之見者與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與欒盈同義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忽蔡人不敢討君之嫡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

般弑為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解詁曰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閔憂諸侯相聚

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解詁曰更復也復者如故時諸

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左氏以為晉趙武之等是也卿則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曰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

抑臣道也謹案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為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徧刺之意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解詁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范武子曰書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解詁曰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

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

經傳凡四千九百七十六字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蘇小凡四下其百十六字

